

冠头岭、北海市和北部湾 供图 / 风清扬



“占领打鸟点” ——北海冠头岭的猛禽保护之路

撰文 黄飞澎

冠头岭，广西北海市西尽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地处北部湾海岸线上的一个尖端。冠头岭三面临海，海拔约80米，由于其位于东亚-澳大



红脚隼集中过境冠头岭 供图 / 杨兴斌

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每个秋季这里都上演着天空的奇迹。

每年9月底至11月初，上万只南迁的猛禽汇聚冠头岭。这些猛禽多数是当年出生，第一次迁徙。它们从亚洲东北部的繁殖地出发，抵达冠头岭后，或随上升气流盘旋，等待顺风向西跨海，或短暂休息、捕食，补充体力。冠头岭有记录的日行性猛禽多达31种，均为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灰脸鵟鹰 (*Butastur indicus*)、凤头蜂鹰 (*Pernis ptilorhynchus*)、红脚隼 (*Falco amurensis*)，约占总数的70%。灰脸鵟鹰和凤头蜂鹰迁徙的终点是东南亚、南亚，而红脚隼的越冬地最远可达非洲南部。

作为跨国旅者，猛禽飞过的土地有不同的风景，也有不同文化、生活习惯的人，但它们常在云层之上，与人类世界没有交集。不过，冠头岭是个例外。白天，利用同一热气流的猛禽形成壮观的“鹰柱”；傍晚，热气流减少，常有寻找夜宿地的猛禽低空掠过。这里的猛禽与人的距离很近，有了发生联系的可能。

早年间，“距离近”使冠头岭成为猛禽的丧命之地。《南国早报》曾在2004年10月报道：

“最多时，一天有200多人携上百支猎枪上山打鸟”“一名偷猎者凶残地向民警开枪，两名民警被霰弹击中，身负重伤”。高档餐馆和标本商高价收购以蜂鹰为代表的大型猛禽，巨大的利益让盗猎分子十分猖狂。常常有蜂鹰被蒙住双眼，架在竹竿上吸引同类低飞，进入射程。彼时，内地观鸟活动兴起不久，冠头岭还不被观鸟人所知，只有热心公益的市民以本地的志愿者协会为平台在论坛发起护鸟倡议，自发去拆鸟网，形成最初的保护力量。

冠头岭是开放性的森林公园，同时有部队驻扎，植被茂盛、环境复杂，但视野开阔的平台数量有限，且多在盘山的主路附近。它们受到盗猎者欢迎，也是观赏猛禽的好地方。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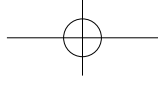
一只飞羽折断的风头蜂鹰携带蜂巢飞过冠头岭
供图 / 黄飞澎

年，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 (Fauna & Flora International, FFI) 中国项目的康大虎发现这是一个做保护的切入点，提出“占领打鸟点”的口号——通过吸引更多人观鸟、拍鸟压缩盗猎空间。这一口号，成为之后一系列保护行动的主旨，一直持续到今天。

“占领打鸟点”的最初形式便是猛禽监测——守在视野最好的地点并记下空中飞过的每一只猛禽。监测员初步确定经过冠头岭的猛禽种类和大致的数量，为后续的保护行动提

冠头岭“占领打鸟点”的人群 供图 / 郭潇滢





凤头蜂鹰 供图 / 黄飞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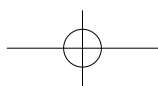


供了重要的依据。2013年，广西北部湾（北海）鸟类保护研讨会召开，中国著名鸟类学家郑光美院士呼吁：“打击鸟类非法盗猎和买卖，建立北部湾地区鸟类保护网络迫在眉睫。”冠头岭对猛禽的重要性和严峻的保护问题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2014年，广西本土保护机构美境自然成立后接手冠头岭的猛禽保护工作。借内地观鸟活动迅速发展之时，美境自然在2016年至2019年猛禽迁徙高峰期举办赏鹰节、观鸟赛。一天能看16种猛禽，特色鸟种褐耳鹰（*Accipiter badius*）和褐冠鵟隼（*Aviceda jerdoni*），便捷的交通，这些国内罕见的猛禽观赏条件使冠头岭成为观鸟胜地，越来越多的鸟友参与“占领打鸟点”的行动。“枪声”响起后，

他们协助监测员报警，并把冠头岭的故事带到全国各地。随着政府部门打击盗猎的力度越来越大，美境自然通过共享监测数据、成果，共办宣教活动，不断与公安、林业、旅游等相关单位建立信任与合作。

近年来，当地森林公安等有关部门加大了对盗猎行为的打击力度，对破获的盗猎案件以及对盗猎分子的判罚结果进行警示和普法宣传，对盗猎分子起到了积极的震慑作用，有效遏制了盗猎行为的发生。

在盗猎减少的同时，监测人员组成也不断优化。考虑到监测人员的疲惫期，也为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猛禽保护行动，2018年起，美境自然的猛禽监测工作由多批监测员接力完成，每人监



测一周。多元化的监测人员不仅使监测团队更加健康、稳定，也带来许多独特的才能和视角，他们创作的文字、漫画、短视频将猛禽保护触及更广泛的人群。当监测员不用时时担忧猛禽安危，便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辨识猛禽。冠头岭常见的褐耳鹰、日本松雀鹰、松雀鹰的体型、纹路、颜色相似，辨识难度大，资料又少，从岭上到监测员宿舍，每天都有关于它们的热议讨论。经过一代代监测员的积累和传承，《冠头岭迁徙猛禽图鉴》于2021年汇集成册，成为日后猛禽监测员最实用的参考资料。

美境自然倡导人人都是自然保护者，冠头岭就如同自然保护的“剧场”：每年秋天，全国各地的观鸟人、拍鸟人均为猛禽而来，他们既是观众，也是推动保护故事发展的演员。他们有时比监测员更早发现、拍下猛禽，及时通知监测员后，获得一张“公众监测员”证书。在纸面荣誉之外，令这些观鸟人、拍鸟人欣喜的是，自己的爱好为猛禽监测与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北海本地鸟友时常登上冠头岭，热情地迎来送往，还为监测员投喂特色小吃。散步的市民、迷路的游客对这群看天的人非常好奇，便停下脚步，听监测员讲猛禽的故事，后来这些好奇的市民也成为“占领打鸟点”的一分子。猛禽平安过境，这个共同的愿望拉近了天南海北的人的距离，面对面的真情流露被许多人珍惜，大家成为朋友，约定在冠头岭再次见面。那些经常回来的“老熟人”，与“老朋友”见面之余，或带志愿者巡山，或毫无保留地分享猛禽辨识经验，监测在他们的影响下更加安全和科学。

近几年，冠头岭山脚下的流下村发展旅游业，由旧民居改造的店铺、民宿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打卡。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猛禽，美境自然和旅游局走进店铺，与老板聊猛禽，留下宣传立牌、猛禽明信片 and 印章，使店铺成为连接游客和猛禽保护的桥梁。2022年，北海市海城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在流下村正式挂牌“冠头岭猛禽观测与自然教育基地”，利用村子便捷的活动场地、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吸引更多研学团队到访。猛禽迁徙正在成为北海的生态名片之一。

离开流下村，北海社会还有更多猛禽保护的力量的力量：北海日报、南国早报等媒体每年都会报道冠头岭的猛禽保护行动；宠物医院坚持收治森林公安收缴的受伤猛禽，待它们康复后放归野外；食品公司订制了带有猛禽雕花的月饼，销售所得利润赠予美境自然用于猛禽监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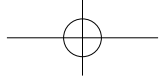
2010年，康大虎提出“占领打鸟点”时，枪声禁绝只是寥寥几人心底的愿景，2022年愿景成为现实，上百人为欣赏、保护猛禽相聚冠头岭，而背后保护机构、当地人民、政府部门、媒体之间的桥梁从无到有、越来越稳固。幅员辽阔的中国有四条世界鸟类迁徙通道，缺乏研究和保护的地区还有很多，盗猎、栖息地破坏等威胁持久存在，鸟撞、气候变化等新的问题又显露出来。不同地区的问题和条件不同，一个成功案例难以复制，但公众参与、多方合作的模式普遍适用。近几年，成都龙泉山、龙门山，广东雷州半岛、郑州万山等地也开始组织猛禽监测。2023年10月，各监测点成员在冠头岭讨论搭建迁徙猛禽监测和保护网络，冠头岭的今天正鼓舞和影响更多投身于自然保护的人。

冠头岭的护林员大叔告诉我们，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秋天，每棵树上都有老鹰，始于13年前的监测没有记录过这样的盛况，但当越来越多的幼鸟平安飞过冠头岭，平安飞过迁徙通道上更多的山川、平原、海岛，我们期待记录到猛禽数量的回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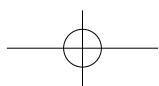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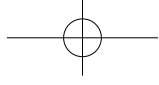
黄飞澎，美境自然2020年猛禽监测实习生，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鸟类行为和运动生态学。

（责编 温冬梅）



冠头岭 供图 / 刘承枢





冠头岭 供图 / 刘承枢



冠头岭 供图 / 刘承枢